

## ★ 家风

去年金秋十月，丹桂飘香。在广西师范大学桂林雁山校区，师生们来到刚落成的文物陈列馆接受爱国主义教育。文物陈列馆的负责人告诉我，这批珍贵文物是原解放军报社总编辑杨子才一家无私捐赠的。

杨子才今年已是93岁高龄，我和他相识于20世纪70年代末，后又在他领导下当过编辑、记者。他的一些新闻作品已成为很多军事新闻专业学生的必读之作。

我和杨老现在同住一个大院，对他一家收藏文物也有所了解。为什么把文物捐赠给广西师范大学？怀着好奇，我特地去拜访了杨老。

杨老虽然年事已高，但精神矍铄。那天，见到我进来，坐在轮椅上的他立刻示意我落座。通过和他以及他的小儿子杨小连交谈，我深深感受到了他们这个军人家庭与桂林深厚的渊源以及其中蕴含的家国情怀。

杨子才是云南人，1946年参军，参加过辽沈战役和平津战役，亲历了塔山阻击战，跟随部队从北打到南。他说，解放桂林时，他们路过阳朔，遭遇敌人的散兵打冷枪，他的一位营长不幸中弹牺牲。

后来，作为解放军报社记者，杨子才采访报道了边境作战、八六海战、西沙之战，是位名副其实的战地记者。他采写的战地通讯《红旗插上邦迪拉峰》，被许多报纸转载，产生了巨大影响，还进入了大学新闻系的教科书。

杨子才的夫人周作已经去世了。她出生于桂林。桂林解放后，年仅16岁的周作参加了解放军，离开了桂林。她常常感叹：“六十余年走四方，日日夜夜漓江。”对于家乡的怀念，萦绕了周作的一生。

杨子才的小儿子杨小连和桂林也有很深的感情。杨小连曾在桂林某军校读书，毕业后留校任教，在桂林工作生活了7年。他转业后，依然念念不忘桂林的山山水水。

1987年底，杨小连从部队转业到中国旅游报社。在报社工作的30多年里，他走遍了全国各个省市，采访报道旅游景点中的文物古迹。在报道旅游业的同时，杨小连也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收藏研究文物成了他业余生活的一部分。

多年来，杨小连还特意收藏了与桂林有关的名人字画。桂林是一座文化古城，历史上出现了众多名人才子，他们的故事在民间流传，墨宝遗留在民间。杨小连有幸能够收集到这些文物，他深情地说：“让这些文物回到故乡，是我的初衷。因为，这些文物是属于故乡人民的。”

## ★ 说句心里话

## 昆仑兄弟兵

■黄辛舟

2011年12月，我入伍到新疆军区某旅。离家那天，爸妈带着弟弟为我送行。那是一个非常寒冷的清晨，空气中带着微微的寒意。弟弟紧紧挨着我，一只手扯着我军装的下摆，另一只手帮我提着行李。我明白，他舍不得我离开。

入伍后，部队生活紧张而忙碌，我通常周末才能给家里打电话。我曾和弟弟聊起高原驻训期间去康西瓦烈士陵园祭拜烈士的情景。“新兵上山，向烈士报到；老兵退伍，跟烈士道别；部队换防，向烈士献花……”

“那里海拔多高？陵园里一共有多少位烈士……”弟弟缠着我问个不停。对于他提出的问题，我都一一进行了回答。有的问题实在答不上，我就查找资料后，下次通话时再告诉他。

入伍第三年，我顺利考上了军校。去报到的前一天，爸妈带着弟弟来军校所在的城市看我。我把录取通知书递到他们面前，他们笑得合不拢嘴，连声夸我“真争气”。弟弟早就等不及了，从父母手中接过录取通知书，将上面的信息反复看了好几遍，才恋恋不舍地把通知书还给我。

第二年9月，弟弟也入伍了。他去部队那天，我专程请假去部队送他。在人群中，我一眼就找到了他。他身着迷彩服，胸前戴着红花，一头干练的板寸显得格外精神。我帮他整理好军装后，紧紧地抱住了他，拍了拍他的后背，并轻声勉励：“好好加油，我们等你的好消息。”不久，锣鼓声和鞭炮声响起，弟弟背起行囊跟着队伍登上了车。汽车启动的那一刻，他不停地向我们挥手。那个场景，令我无比动容。

后来，弟弟如愿来到了南疆军区某团。每逢周末，我们兄弟俩依然会通电话。一个周末，我们又拉起了家常。弟弟向我抱怨驻地气温骤降，饮食也不习

惯。我一边安慰他，一边讲自己新兵时的经历。通话结束后，我从网上特意选购了几件厚一点的秋衣、几罐辣椒酱和一些常用药品寄到他所在的新兵连。接下来的那个周末，我接到了他打来的电话。在电话里，他兴奋地说：“哥，你咋这么懂我！秋衣很暖和，辣椒酱也很香……”听到他高兴的声音，我的心中也涌上浓浓的暖意。

我和弟弟相互鼓励，在军营这片沃土扎根成长。在军校，我努力学习，刻苦训练，综合素质稳步提升。弟弟则在新训结束后，成为一名汽车兵，经常往返喀喇昆仑高原执行运输保障任务。当义务兵期间，他连续两年被评为“优秀义务兵”。

“哥，我前几天去了康西瓦烈士陵园，和战友们一起为烈士扫墓献花。”在这次通话中，我和弟弟因为共同拥有了这段难忘的经历，心与心的距离更近了。

两年前，弟弟退伍回乡。我从军校毕业后回到老单位。因为我回家的机会很少，弟弟便承担了更多的家庭责任。他从不抱怨，给予了我更多的理解和支持。听父亲说，有一次让他休息，他说：“爹，没事，我哥在部队，回家次数少，我就帮您多干点活儿。”去年，我和妻子举行了婚礼。婚礼当天，弟弟又是接待客人，又是安排席位，前前后后忙个不停。

年初，我休假探亲，和弟弟聊起部队的日子。“我想再去看看我们的汽车驾驶训练场，看看我和战友们一起搭的简易哨位。当兵的日子真难忘！”弟弟微笑着陷入了回忆。从他的眼神中，我分明看到了一道晶莹的光。那是他对部队生活的怀念和感恩，也激励着我带着我们共同的情怀继续前行。

## 妈妈的话

■晏良 刘大辉 马军



颁奖仪式结束后，郭德清陪母亲陶华仙回到家乡。图为母子俩聊天的场景。马杰摄

在村口，看着儿子风尘仆仆的样子，心中一阵发酸，眼眶瞬间湿润了。她带着郭德清径直朝婆婆的坟前走去。她告诉郭德清，虽然没能送奶奶最后一程，但老人家在天之灵要是知道他在部队干得好，一定会为他感到高兴的。

在部队历练多年，郭德清见识广了、能力强了，也越来越觉得母亲从前那些“唠叨话”听着有味道，充满质朴的道理。

2016年，“厄尔布鲁士之环”国际军事比赛，郭德清过五关斩六将，从数万名官兵中脱颖而出，入选集训队。陶华仙得知这个消息，恨不得马上让全村人都知道。对于一辈子没走出过云南的她来说，儿子代表军队出国比赛，是天大的荣誉，想都不敢想。陶华仙觉得自己应该帮衬着儿子干点啥，于是她白天干完家务和农活，晚上就依着灯光一针一线纳起了鞋垫。比赛有什么内容她不懂，但总得靠两只脚走出来。儿子的脚，当妈的最清楚，买的鞋垫哪有自己做的合脚。

收到鞋垫的当天，郭德清接到了陶华仙的电话。陶华仙挖空心思找出几句话鼓励儿子：“这训练就和种田一样，今天用完了气力，明天就会长出来。还有，当年镇里组织斗牛，长得壮的斗不过不得狠的，咱得有一股子劲儿！”

母亲的话，成了最强的“动员令”。走上赛场，高强度、超负荷的课目一个接一个，郭德清表面上风轻云淡，暗地

里咬牙切齿地拼命着。特别是比赛接近终点时，最难的课目摆在了眼前：登顶海拔5642米的厄尔布鲁士西峰，欧洲最高峰！

此时，郭德清面对艰险的挑战，陶华仙也经受着疾病的煎熬。突发肾结石的她，被紧急送往医院。这是年轻时埋下的病根，她经历多次手术，始终未能痊愈。

家人正商量着要把这事告诉郭德清，陶华仙急了。“就一个小手术而已，多大个事儿！除了让德清分心，还有啥作用？一个个拎不清轻重，耽误了德清的大事，我跟你们没完。”责骂连带“威胁”，她死活不同意把病情告诉郭德清。

远在千里之外，郭德清正准备放手一搏。“长得壮的斗不过不得狠的！”他不知怎地就想起了母亲的话。想要赢得胜利，可就不就得“下得狠”，敢于付出、有股狠劲。作为队伍里年龄最大、个子却最矮的队员，他一马当先踏上了登顶前的11公里急行军。随着峰顶在望，郭德清体能急速消耗，高原反应频频袭来，感觉身上像背着一座山，嘴里呼出的是汗。

“不能停下来，必须一直爬！”郭德清给队友鼓励。最后那段路，已经累到视线模糊，四肢沉重到仿佛不属于自己，他心里却一直有个声音响起：“不能怂，就是干……”最终，中国队以绝对优势夺得急行军第1名。整个比赛，郭德

## 最浪漫的事

■常梦瑶

幕。从后台到颁奖台的距离并不远，为了向世界呈现优秀的中国军人形象，晓康和战友们一遍又一遍地反复打磨动作。最终，他们圆满完成了多次升旗任务。我也打心底里为晓康感到骄傲。

军运会闭幕式结束后，晓康贴心地将我的演出照和他的工作照拼在一起，发到微信朋友圈，并配文：“伟大祖国的一双小儿女，要携手奋进！”

2020年1月，完成脱产培训的晓康回到北京。结束了异地恋，我们迎来了新的生活，也更加认同彼此就是自己要找的另一半。第二年国庆节，在双方家人和亲友的祝福中，我嫁给了晓康。

婚后，我们的生活渐渐回归到柴米油盐的日常。因他工作的特殊性，我们平时很少见面。我开始因为不满这样的生活状态和他吵闹过，后来想到我们当初“并肩作战”的日子，我也逐渐转变了心态，选择做支持他安心工作的“大后方”。

女儿的到来，给我们的小家带来了难以言表的喜悦。小小的她，仿佛一只色彩斑斓的万花筒。望向她的每一眼，都让我们感到无比幸福。晓康平时任务繁重，不能常回家，但他总是满心牵挂，尽量挤出时间关心我和女儿。不久前，正好是女儿出生满100天的日子。我们一家三口在视频电话时，拍了一张独特的全家福。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那天，晓康唱起这首歌。随着他的歌声，我们相识相恋的点滴如电影画面般从我眼前闪过。我想，在平凡的生活里“并肩作战”，相互扶持地走下去，这或许是我们最浪漫的事。



## 家庭秀

不久前，新疆军区某团二级上士陈尚春的妻子来队探亲。因为陈尚春陪伴妻子的温馨场景。

董浩摄

一夜雪落，滑冰场上暖意在这里交汇。那种久违的感觉。像极了他们初见的时光。

欢笑、细语，在空气中交织。一身迷彩的坚毅，陪伴着一朵红花的绽放。抬头看看——天晴了吧，这一刻双手的温度，叫做阳光。

陈赫配文

## ★ 家人

那天，在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中，一级上士郭德清带着母亲来到陆军第五届“四有”新时代革命军人标兵颁奖仪式现场。

步入颁奖大厅前，母亲陶华仙细心地帮郭德清整理军装，粗糙的手一遍又一遍轻抚着儿子胸前的军功章。沉甸甸的荣誉，无言诉说着郭德清的努力以及荣誉背后的艰辛。陶华仙有些哽咽：“感谢军队对你的培养……”随后，她继续叮嘱，“德清，你要记得，千万不能忘本。”

从郭德清记事起，母亲的唠叨就没有停过。母亲和父亲一辈子都在云南文山的大山里劳作，识字不多。母亲讲不出大道理，但那些“碎碎念”的大白话，表达了她对儿子最质朴深沉的爱。

2009年，两次报名参军的郭德清终于如愿穿上了军装。去部队那天，村里锣鼓喧天，整个村的人基本都来了。陶华仙挤在人群中，不舍地看着儿子。她抓住他的手，用力一握：“到了部队，要肯吃苦，要听班长话。眼里要有活，手上要有事。人呐，闲下来就容易废。”年轻的郭德清，将母亲的嘱托牢牢记在了心里，用力点点头。

母亲质朴的话，给即将远离家乡的郭德清吃了定心丸。入伍后，班长说，当兵体能一定要好。他就咬着牙跟自己较劲，5公里越野，战友跑一趟，他绑着沙袋跑两趟。别人每天“三个一百”（即100个仰卧起坐、俯卧撑、深蹲），他就翻番成“三个两百”。班长说，单兵战术是基本功，他就和战友比着练，一个卧倒每天能练上百遍，据枪瞄准能在沙地趴半天。付出点滴积累，成绩水到渠成。入伍第一年，郭德清就刷新营里多项军事训练纪录。第二年，他又拿下预提指挥士官综合成绩第一名。

当兵第三年，郭德清在外执行任务。此时，他的奶奶已经到了弥留之际。病床上，老人嘴里一直念叨着孙子的名字。是否通知郭德清回来见老人最后一面，一大家子人都拿不定主意。陶华仙找出一张郭德清的照片，向老人讲述他的近况。不久，老人安详地闭上了眼睛。

一年后，郭德清结束任务。接到休假通知当天，他便匆匆往家赶。临出发前，陶华仙打电话交待他带上这些年荣获的证书和勋章。那天，陶华仙早早等

## ★ 两情相悦

我和晓康上初中时曾有过一面之缘。2016年，我大学毕业，留在北京工作；晓康从军校毕业，也分配到北京。那时，我们仍不知晓对方的情况。

2019年夏，我被选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联欢活动的参演人员。彼时，在湖北武汉脱产培训一年的晓康，通过选拔成为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某场馆的升旗手。机缘巧合，正值休假的晓康回了趟北京，在一次聚会中，我们相遇了。了解到各自的近况后，我俩颇有些“并肩作战”的感觉，虽相隔千里，但“革命友谊”愈发深厚。

在参演同志们的通力配合下，我所在的区队顺利通过验收，并在国庆节当天完成了精彩表演。当晚，我收到了晓康“掐点”寄来的信。他写道：“就在我看来，你是那种极洒脱自然的姑娘，饱含着各式各样的可爱，以至于让我沉醉而不自知……我想，我也该对目标发起火力突击了，直到你如我一般沦陷。”

其实，在日常相处中，晓康的积极上进和幽默风趣等品质早已让我心动，经过他这番“温柔攻击”，我也如他所说的那般“沦陷”了。

国庆节过后，军运会也临近开

